



盛世囚妃

SHENGSHI
QIUFEI



子乔◎著

【纱窗日落渐黄昏，金屋无人见泪痕。
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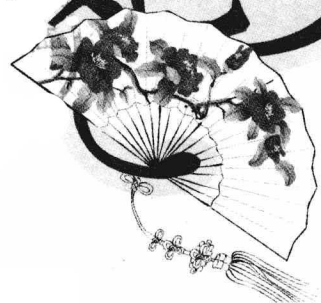


珠海出版社



盛世四妃

子乔◎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盛世囚妃/子乔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10. 3
(宫小说系列·第2辑)

ISBN 978-7-5453-0320-9

I. 盛… II. 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12231号

盛世囚妃

子乔 著

策 划: 光 南

责任编辑: 帅 云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

电 话: 0756-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bcs.net

E-mail: zhcbcs@zhcbcs.net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9.5 字数: 600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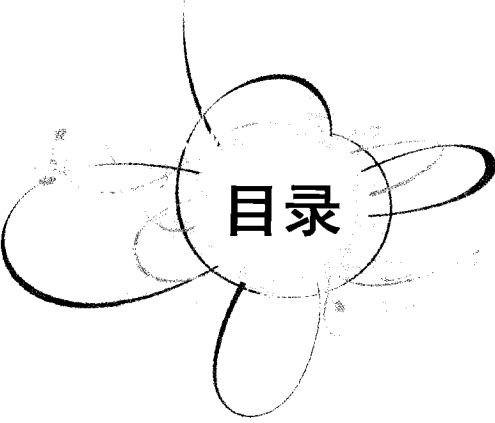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320-9

定 价: 72.00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录

- 001/ 第一章 只身入险
- 017/ 第二章 璃洛之雪
- 035/ 第三章 只心为你
- 049/ 第四章 八岁能耐
- 073/ 第五章 神秘冥道
- 087/ 第六章 篡位夺江山
- 099/ 第七章 私奔出宫
- 105/ 第八章 心的归属
- 115/ 第九章 离尘岛
- 131/ 第十章 爱的悸动
- 151/ 第十一章 伤
- 179/ 第十二章 烈火焚城
- 193/ 第十三章 取舍
- 211/ 第十四章 为他牺牲
- 227/ 第十五章 离弦之箭
- 247/ 第十六章 火烧禄江
- 257/ 第十七章 百渡璧

第一章 只身入险

只觉得身旁又是人影一闪，宣诺已不见了踪影，还好，有宣诺跟着公主应该没事吧，唉！这个小公主，什么时候可以像她在外人面前那样稳重一点啊？

伴随着一声空旷悠长的钟鸣，一袭宽大的金色凤辇在八名侍从的簇拥下停在了矢国皇宫的侧殿门口，那是矢王的御书房，白玉雕琢的阶梯分六阶九级，象征着皇权范围的三六九等，四周皆是名贵的奇珍异木，盛开的繁花散发着阵阵清香。

身着红色武服的侍卫长上前跨出一步，恭敬地掀开纱帘，迎请他的主子——玄阳公主移步。

一只纤纤素手首先出现在视野当中，扶着门栏的手腕上银铃轻摇，一声如梦般的优美铃声使得所有人的目光同一时间期待地望向轿门口。

金色的裙摆，赫然出现在众人屏息垂首的眼目之下，一阵风起，她头上夺目的王冠与珠钗顿时丁冬作响，尤若山泉轻涌，蓝发如瀑、绚丽如阳，惊艳了众人目光的海蓝就如此嚣张的肆虐在一张绝色倾城的脸上。她便是矢国最受器重的王位继承人之一，众王子恨之入骨的九公主皇甫天朔！她仅以八岁稚龄入朝，获得了矢王器重的同时也成为了众王子暗杀的对象。

在侍卫长的搀扶下轻下凤辇的玄阳公主微微勾动唇角，一抹不失孩童纯真的浅笑浮现在这如画的眉眼之上，即使只有八岁，也足以窥见其日后的倾城绝色。

“宣诺，你在此等候本宫，本宫片刻即回！”童音潺潺，清脆悦耳，却有着不可抗拒的威仪。

“是！”被唤作宣诺的侍卫长恭敬地一俯首，目送主子步履轻柔地进入正德殿，王的御书房。

玄阳公主皇甫天朔走进殿门，略微出声打断了矢王与大王子皇甫天淇的探



讨，微笑着屈膝行礼，“玄阳参见父王，见过王兄！”

见是自己最宠爱的九公主，矢王立即浮上笑颜，柔声说道：“皇儿不必拘礼，过来就坐吧，淇儿先到，所以我们已经初步探讨了一下关于夏国的调兵方案，你也来谈谈你的意见。”

天朔秀眉微抬，美眸轻轻扫了一眼坐在父王左侧的大王子天淇，与自己如出一辙的蓝发蓝眸明如皓月，这——便是皇甫家族最纯正血统的高贵标志！即使他只是这么一个回眸看向自己，却也有着摄人心魄的美。

微微收敛目光，天朔走至矢王右侧坐下，伸手捧起了前方的战报和军事占领地图细细观看，好看的秀眉不由地向上挑了挑，“呵，这么说我军主力已经攻入了夏国七大城市，使他们的皇城也陷入鱼水之困了？”

“那当然，小小一个夏国，弹丸之地想与我矢国相抗，岂不是以卵击石？”矢王将身体舒服地倚进暖椅中，脸上难掩其骄傲之色。

精致的唇角勾起一抹鄙夷的浅笑，天朔笑问道：“那父王的意思如何？”

“今日邀你和淇儿过来，就是商讨我们接下来，是一举攻入都城将夏国拿下为好，还是让其受降，年年向我国进贡为上？”矢王一手把玩着一串玲珑剔透的玉珠，一手托腮饶有兴趣地盯着军事占领图，语气之中俨然夏国已是手中玩物。

天朔心下略一思量，言道：“既已兵临城下，岂有撤兵之理，自然是一举将其歼灭了。夏国虽然国力不强，但地下矿产资源储备却极为丰富，如若划入我国版图，北线的军资之短缺可立解。”

听闻天朔主张攻打夏国皇城，大王子天淇略一皱眉，淡声道：“王妹所言虽有理，但为兄却有不同看法。诚然我国北线因与濂国、蜚国的连年战争，军事物资紧缺，夏国丰富的物质资源对我们尤为有利，可是，我国属高原北国，以狩猎畜牧、商业经济见长，对开采勘探之术人才稀缺，就算我们兼并了夏国，却不一定有足够的技术力量合理高效地开采出矿产。反之，如果我们同意议和，但是要求夏国每年向我们进贡巨额的钱财物资，这不仅省去了我们众多的人力物力，又可达目的，岂不更省心？”

抬眼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天淇，天朔笑意温柔，“大哥的想法确实精妙，可惜大哥忽略了一点，现在北边的濂国、蜚国与我们已经打了八年，各国人民彼此仇视，西边的燕国虽是附属国，却也虎视眈眈。一旦给了夏国喘息的机会，与这三国达成联盟，势必对我国形成包围之势，纵使我国国力雄厚，面对四国联手，却也不可能不损失惨重。斩草不除根，乃养虎为患。”



天淇暗自叹了口气，这丫头小小年纪，行事便如此狠绝不留余地，真不知是福是祸，“王妹的担忧固然存在，但是王妹可否想过，眼下我们正是用钱之际，由夏国直接支付战争赔偿岂不比我们自己去开采冶炼更快捷？此外，正如你所说，我们与几个国家连年征战，早已兵困马乏，急需养精蓄锐，保存战斗力，以防止别国窥视。而且我所说的也无非是缓兵之计，先稳住夏国，既可给燕国造成威慑，也可避免给四国联盟打催化剂，给我们下一步的吞并制造喘息时间，待时机成熟，还怕灭不了一个小小的夏国？”

天朔刚好看完夏国的一封议和国书，不屑地随手扔回桌上说道：“真是可笑，居然想出和亲这种老掉牙的招数来，更何况，他们目前的王位候选人就两位，长公主雅兰刚过十七，六王子伊莫才三岁，用其他没有王位竞争资格的王子公主是自己找死，那他想怎么和？让雅兰公主嫁给大哥还是让我嫁给那个三岁的小王子啊？”

矢王精锐的目光不动声色地分别暗自打量了一下天淇和天朔的神色，然后试探地说道：“目前夏国国君的意思是，和亲自然用他们的王位继承人，只不过要求我们的也必须如此，如果我们选雅兰公主，则由天淇出面，如果选伊莫王子，则由天朔下嫁。如此一来，他们还算识时务，说是和亲，其实就是送一个质子过来，即使是由天朔下嫁六王子，那么在伊莫王子正式取得王位前需住在我矢国，若他日后不能继承王位，则终生不得回国。如果继承王位的是雅兰公主，那么直到她正式取得继承权，才可以从矢国回国。”

天朔闻言心里冷哼一声，好个老狐狸，说穿了还不就是想弃一子暂保王权，日后只要让没和亲的那个继承王位，这亲不是就空纸白文了么？“父王，儿臣以为这不过是夏国的弃车保帅之举，眼下雅兰公主和伊莫王子究竟谁能继承王位还是未知，换言之就是他们说了算，这无非是为了他们的四国联盟争取时间罢了，我们切不可上当。”

“王妹切勿急功近利，夏国即使国弱，但也并非全无反抗之力，一但将他们逼到绝路做困兽之斗，只会削弱我国兵力给他国可乘之机呀！”眼见天朔力主武力解决，天淇急忙出声劝阻。

“大哥真是手慈心软的人啊，现在我们兵临城下你不一举歼灭，难道还要给对方还手之力吗？那还是大哥畏惧别人熊力，想缩首求全啊？”天朔可是个不手软的人，立即言辞犀利地顶了回去。

“不讲究战略布局，一味蛮攻狠干，难道王妹所受的教育就仅止于此吗？”



天淇也不示弱，同样回敬给天朔。

眼见两人又要开始“三日一吵，七日一斗”的老习惯，矢王无奈地摇摇头。这两个皇子都是自己最为器重的，所以才会在众多皇子中选了此二人为王位候选人，可是他们似乎就是天生的冤家，日日斗嘴斗气，不放过任何打压对方的机会，恨不得立即致对方于死地。

但对于皇子之间，尤其是王位继承人之间的明争暗斗，矢王历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用他的话来说，只有能在众多豺狼的围攻之下立于不败之地的人，才有资格登上王权的巅峰。

所以面对两人的争论和互相攻击，他也不出声，只是饶有兴趣地一旁观战，直到两人又要准备拔剑相向了，这才不紧不慢地制止，直接下了自己的决定：“好了，不用再争了，此事本王已有定夺！传书夏国，我国同意议和停战，由长子皇甫天淇迎娶雅兰公主为侧王妃，因国事繁忙，由玄阳公主代为迎娶。”

“父王！”天朔刚想反驳，却见父亲已无意再议，于是只得咽下了嘴边的话。其实父亲的意思她明白，迎娶雅兰公主一来是调走掌握夏国经济主脉的人，使夏国稍微乱一阵，此外伊莫王子才三岁，他要继承王位还有得等，时间比雅兰更充足。而且，雅兰公主嫁过来不过是个侧王妃，还是由自己这个未来的小姨子出面迎娶，摆明了告诉你，你夏国已经是高攀了，别不识抬举。你的公主过来了也得认清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很快地，一骥飞骑携带着停战国书快马加鞭的传出城去，立于城头的大王子天淇看向南方若有所思。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如同一层金色的薄纱将他笼罩在一片嫣红之中，似真似幻之间，好似他随时都会长出一对翅膀来随风而逝，他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夕阳一点点沉入地平线，连同心也一点点沉了下去。迎娶雅兰，是自己的主意，因为我实在无法平静地看着你嫁与别人，所以，这样的事情我来做，疼你、爱你、保护你，就这样看着你长大，亦便足矣。

天淇缓缓地走向自己寝宫，习惯性地遣退了所有侍从，蓝色的地毯，蓝色的窗，整个房间都是以海蓝为基调，疲惫地倒进蓝色的大床里，仿佛整个人都揉浸在了这一片忧郁的蓝色之中，微微闭上眼睛，自己确实累了。

突然，壁橱的门被人从里向外推开了，发出一声不大的响声，微微睁眼，浮现一抹笑意，知道是阿宝那调皮鬼又来了。

“大哥——”一声欢快的童音在耳边响起，随即犹如一只金色大蝴蝶的天朔



便以毫无淑女可言的姿势飞扑到天淇怀里，撞得他一声闷哼再次倒回了床上。

无奈地将这丫头抱起，宠溺的揪了揪她鼻子念叨：“你这小丫头，说了你多少次，没有要紧事不要轻易走暗道，更不要这么大声嚷嚷。要是让下人们知道你出现在我房里，可就坏事儿了，这么多年大家都认为我和你是冤家死对头。”

不屑地一撇嘴，将头扭朝一边，这样子哪里还有白天的嚣张跋扈、干练沉稳，俨然就是一个在哥哥怀里撒娇的小孩，“那又怎样？没有你命令，谁敢靠近我们大王子的寝宫。”

“你呀！还是小心一点为好，眼下众皇子对你我可是虎视眈眈呢，在人前，我们还是要继续扮演好水火不容的架势，别让人起疑。”苦笑着摇摇头，轻轻在她眉间印下一吻。

闲聊之间，不时也探讨两句政治局势，眼见卸去伪装的天朔又开始露出呵欠连连的可爱表情，天淇这才亲自端来清水为她清洗手脚，然后熄灯合眠。刚一闭上眼，这丫头又开始不老实了，立即像只粘人的猫缠了上来，把自己当成软垫睡在身上，还不忘将脑袋找了个最舒适的位置摆好，这才呼呼睡去。

黑暗中天淇只能无奈地苦笑，自己都快成了她的专用床垫了，为她拢了拢被子自己也疲倦地闭上了眼睛，窗外夜风轻拂，花间虫鸣寂静。

一个月之后。

驻守在夏国各地的矢国军队得到命令已经原地待命休息，这日一大早，驻军将领一千人等便在夏国的边境上翘首等待。直到正午时分，才远远地看到一队庞大的队伍迎面而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编制的护卫队，围绕在风辇旁的十二人是国王护卫队，专门保护王和王位继承人的精英队伍，再往后则是长长的宫女和奴仆队伍，最后以士兵断尾。

五丈有余的旗帜迎风招展，以金色为底，红纹为龙的图腾显示出一种震慑的雄伟与威严。相比仪仗的庄严肃穆，坐于轿中的人可显得散漫得多，碍事的华服被天朔扔在一边，自己则整个人横躺在软榻上，将头窝在贴身侍女蓝月怀里睡得正香，一袭海蓝长发如瀑般倾泻下来，竟有着说不出的美艳。

蓝月掀开软帘往外看了看，已经远远地看见了本国守军，于是回身轻摇天朔：“阿宝醒醒，我们快到了，起来把衣服穿好。”

“嗯。”长长地带了个鼻音，天朔舒服的在蓝月怀里伸了个懒腰，“这么快就到啦？”

看到这个自己从小陪着长大的任性公主又开始耍赖，蓝月无可奈何地笑笑，



伸手将她推了起来，“我的宝贝公主啊，你都睡了五个小时啦！”

“知道知道，就你最啰嗦，小心我把你发配到浣衣坊去。”一边站起来任蓝月给自己穿衣整理妆容，嘴里还不饶人。

“哦？阿宝舍得将蓝月送到那里去受苦么？”蓝月可不怕天朔的威胁，说话间还故意使坏，用力将她身上的束身内衣多勒了一道，痛得天朔杏眼圆瞪说不出话来。

“你这个死妮子，敢跟本公主顶嘴，看我不打你。”说着就去挠她痒痒。

蓝月一边躲避一边笑言：“还不是公主你惯的啊！”

就在这时，轿外传来了一个铿锵有力的男中音：“末将樊程恭候玄阳公主，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

“臣等恭迎玄阳公主，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话音未落又是一阵整齐的吆喝。

天朔闻声不悦地皱皱眉，轻扶顶上王冠，眉宇间那威慑之态已浑然天成。此刻的她，不再是蓝月和大哥口中的阿宝，而是一国公主玄阳。

蓝月在一侧掀开轿帘，早已等候在一旁的侍卫长宣诺立即上前，熟练地单手将小公主从对她而言过高的车上抱了下来，鞋跟稳稳落地。

所有人立即匍匐在地，公主的金颜岂是他人可随意瞻仰的，平板的恭贺声再次响起。

“众卿勿须多礼，各位连日征战保家卫国，理应本宫心怀敬意。”说着上一步，亲自扶起主帅樊程。因男女有别，自只是虚扶一下，天朔的手并未真的碰到对方。

“臣惶恐，谢公主殿下。”樊程说着再次恭敬地一垂首，带领着身后十余人将领让开了一条道，“夏国众臣以及皇室成员已于清晨在皇城外恭迎凤驾，臣这就护送殿下进城。”

“不必了，将军及众将士已经多日劳顿，须好好休息，本宫今日绕道于此只为看望大家。至于进皇宫，本宫只带五千个亲卫队便足矣。”

什么？所有人顿时呆若木鸡，只带亲卫队进城？这个任性小公主知不知道这是在找死啊？来不及多想，樊程立即单膝跪下，挡住天朔去路，“公主万万不可，夏国现在虽已大部分城市被我军占领，但皇城毕竟还是夏军势力范围，公主金枝玉叶，不可大意啊。”

好笑地看了一眼向自己死谏的樊程，天朔勾起一抹浅笑，“无妨，樊将军你立即调三万兵力驻扎于莫河，刘副将则带领一万精兵进驻璃洛湖，传书给潜伏于



皇城内的教会首领堰舒，让他在今日之内派遣所有教众秘密入住皇城周围的旅馆客栈，明白了吗？”

殿下意思是？樊程立刻明白了，“末将领命！”

不再耽搁，天朔立即启程向皇城大门进发，身旁除了自己的贴身护卫和蓝月，连五千个亲卫队也被她留在宫门外，一行十五人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至早已被烈日晒了一早上的夏国朝臣面前。看到传闻中用兵如神的玄阳公主竟然只是一个八九岁的小娃娃，包括夏王在内，所有人都傻了眼。

天朔一路上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和布置，不时看到人群中有人向自己点头致意，她明白那便是自己人，看来樊程这家伙办事效率还是很不错的。夏王亲自在自己左侧引路，不时和自己攀谈两句，说是攀谈，无非就是一些虚伪的相互恭迎罢了。天朔也不流露，始终保持着优雅一一回应，这些宫廷礼节她已在八年的教育的磨炼中炉火纯青、手到擒来。

除了自己的贴身护卫宣诺和内侍蓝月，其余的人都被大批的妃子皇子给挤到了后边，天朔也不介意，只是看着身旁使劲和自己套近乎的王后似笑非笑，看得夏王后一阵寒毛竖起，心里打鼓。

而走在一侧的夏王明显的脸色有些不太好，晒了一早上太阳不说，这个公主一来就给了自己一个下马威，居然只带十三名近卫和一名侍女就堂而皇之地走入自己的地盘。

而且最让他憋气的就是天朔头上的那顶璀璨得夺目的王冠，一个公主的王冠居然比自己这个国王的王冠还要大，所用纯金和钻石更名贵，连她身上那身奢华的长裙也顿时就让在场的王后和皇妃们逊色了下去。这气实在是噎得慌！却又表露不得，看出他心中所想的的天朔也不言语，只是依次向众人微笑着致意。

接下来的问礼、接风、晚宴和舞会，天朔始终保持着彬彬有礼、优雅谦和的微笑应对自如，让夏国朝臣乃至夏王都不得不感叹矢国的强大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样一个尚且年少的公主便能独自将这一系列的国务应对得游刃有余，既彰显了大国公主的仪态，却又带着三分疏离，那完美得无可挑剔的言谈举止，是毫无温度可言的。

这边是规范而虚伪的客套应酬，那边是夏国众人的各怀鬼胎，也只有从小和天朔一起长大的蓝月看出来公主今天根本就不在状态，完全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不过想想也是，平时最喜欢玩笑的天朔，怎么会受得了这种无聊透顶的宴



会，好在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天朔终于忍不住以自己连日赶路、身体疲惫为由，提前终止了那些夏臣们没完没了的奉承，赶紧带着蓝月和宣诺溜回了夏王为自己安排的凤仪宫。

一进宫门，屏退了所有夏国派来的侍女，天朔立即夸张地打了个大大的呵欠，向大床奔去，一路走还一路拆头饰脱衣服。等她倒在床上的时候，那些价值连城的首饰衣服已经被她扔得满地都是，看得蓝月心疼不已，赶紧伸手去捡。

“哎哟，我的公主大人，你不想要也别这么糟蹋物品呀，你看看，这个耳环可是用最名贵的天然水晶手工磨制，还有这支珠钗……”

“打住打住！还没老呢，就这么唠叨，再不收敛一下，小心嫁不出去。”说话间天朔半趴在床沿上冲蓝月坏笑着拿她打趣。

“啊！你这个坏阿宝，谁说我要嫁啦！蓝月可是要一辈子跟着你呢。”一句话未说完，蓝月自己便羞红了脸。刚想反驳天朔几句，却突然发现她竟然已换上了一身轻便的素色长裙，绚丽的蓝发只用一根同色的发带随意束起就向门口走去。蓝月一愣，急忙跟了上去，“阿宝你别乱跑，这里可不比朔月宫。”

“你真啰嗦，你就待在这里，不许跟来，我出去逛逛就回来，反正那些老头子们肯定还围在正殿商量着怎么对付我呢，可没空来这里烦我。”不等蓝月唠叨完，天朔几个纵身便消失在窗外，急得蓝月欲哭无泪。公主可是轻功了得，世间虽无人知道千金之躯的玄阳公主会武功，但从小和她一起长大的自己可是十分清楚，公主若想要消失，任凭自己再多生四条腿也甭想追上。

只觉得身旁又是人影一闪，宣诺已不见了踪影，还好，有宣诺跟着公主应该没事吧，唉！这个小公主，什么时候可以像她在外人面前那样稳重一点啊？

窗外明月如皓。

高高的宫墙之上，两道黑影如风如魅般闪过，几个吐吸之间两人便已将整个后宫和前殿的格局给记了个八九不离十，连明卫、暗卫乃至箭塔的数量位置都搞清楚了。

足尖轻点，天朔轻轻落于一棵枝叶繁茂的榕树上，将自己隐于黑暗中对宣诺说道：“可记清楚了？”

立于天朔后方的宣诺立即谦逊地一低头应道：“属下记住了，这就去安排！”说罢身形一动，片刻之间已消失于宫墙之外。

天朔低头轻笑，夏王，如果不想立即灭国的话，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招，乖乖将公主嫁过来就是，小动作太多可是要吃亏的喔！想到这儿，素手掩唇失笑，



不等树下的侍卫们发现早已没了她的踪迹。

在这宫中，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蜿蜒流过，一直在风露宫外汇聚成了一汪浅浅的小湖，映着天上的明月，好似天宫中顽皮的玉兔下落凡间，显得轻灵可爱。早时听夏王后说，这河是从璃洛湖引来宫中的，那璃洛湖是夏民眼中宛若天神般神圣的存在。有些讽刺地勾起嘴角，天朔微微摇了摇头，如果真的敬畏神明，又怎会将这湖水引入人间供人亵玩呢？

突然间，一股醉人心脾的淡雅暗香轻柔地传入鼻翼，是谁？天朔顷刻之间警觉起来，同时闭住呼吸以防暗算。

一阵轻灵的水声在远处响起，在平如明镜的湖面上荡漾起了圈圈涟漪，循声看去，一个宛若精灵的背影映衬在一片水光波澜之中，刹那间，天朔以为自己真的看到了水之精灵！

小心翼翼地靠近，唯恐惊扰了这不属凡尘的人儿。那被水光点亮的容颜只令天地也黯然，晚风轻柔地扬起了一袭柔软的石青色长发，纤细的身影似乎随时都会随风而逝般清旷静逸，修长的双腿就这么浅浅地浸入湖水中，有一下没一下的拨动着水纹。随着他的动作，那浓郁的幽香再次真切地飘入鼻翼，天朔不由地深吸了一口气，好香！

“谁在那儿？冰儿，是你么？”语音如流水潺潺，天籁般的声线顿时将天朔给惊回了神。他居然能发现身后有人？自己一向以轻功最为得意，并且已经是很小心地隐藏气息了，居然还是被他发现了？他到底是什么人？

既然已经暴露，天朔也不再隐藏，干脆大大方方地从树影后走出来，到他身旁找了个空地坐下，“夜间散步无意中惊扰了你，望见谅。”因着坐近了，天朔这才有机会细细打量少年的容貌。他看起来也就十六七岁的样子，一双冰蓝色的眼瞳透着纯净的温柔，红唇轻抿，带着淡淡的笑意，那不惹尘埃的气息让人心存怜惜，生怕自己的一个举动玷污了这天使般纯净的人。

“呵！无碍，这湖本非一人之物，任何人都有权欣赏的。”他缓缓转向天朔所坐的方向问道，“听你的声音还很小，是某位大臣的女儿吗？”

“听我的声音？”天朔狐疑地看看自己又看向他冰蓝色的眼眸。

“因为我是个瞎子，看不见你。”少年笑得天真，那完全无芥蒂的笑容瞬间让天朔有了一丝心痛。

他是盲人？他看不见？巨大的震惊使得天朔一时忘了身份，直接将手指伸



到了他眼角处，如此有灵气的一双眼睛，怎么可能看不见？

似乎已经习惯了自己每次说出真相时他人的反应，少年并不介意，而是轻轻拉下天朔的手说道：“你的手好冰，晚上出来应该多穿件衣服的。”

首次被除了大哥以外的男人握住手，居然没有受到轻薄的感觉，反而觉得理所应当的坦然，不过他的手好柔软啊，却也同样冰凉，“还说我呢，你不也是？”

好似被当场抓住偷糖吃的小孩，少年突然笑了起来，笑得很轻，却很美，“这也怪不得我啊，我一向体寒，即使是夏天也是如此的。”

“身体不好吗？”说话间，天朔已暗中将一股内力缓缓注入他体内，慢慢地检索他的身体各处。令天朔心惊的是，他的五脏六腑居然无一健康，虽无病痛，却非常孱弱，这样的体质能活到现在真是奇迹。

“嗯，我是早产，而且先天眼睛残疾，十六年来若不是一直用珍贵的药物养着，恐怕早就夭折了。”少年回答得坦然，似乎并不为自己的残缺而感到悲伤，反而俏皮地一歪头问天朔，“对了，你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后宫之中？天黑之后女眷是不能进宫的喔。”

悄悄将鼻子靠近他，仔细嗅嗅，那怡人的香味确实是从他身上传来的，不似香囊的普通花香，而是很奇特的混合香味，淡雅而清幽，“你身上好香，你要告诉我是怎么弄的我就告诉你我是谁。”

少年哑然失笑，无奈地摇摇头，“如果可以，我倒希望能将它去掉。”

“不是吧？难道这香味是不能去除的？”这是什么意思？

“是出生就有的，我怎么洗都洗不掉，而且要是我跑步或者运动的时候，香味儿会更浓。”说着少年便露出一副十分苦恼的表情，逗得天朔直想笑。

“天啊，这么好的事怎么不发生在我身上啊？不用任何香料自然就散发清香，羡慕死你了。”天朔说着还夸张地抚了下额头，又突然想到他看不见，只好悻悻地放下了。

闻言少年只是温柔地轻笑，“我叫伊洛，你呢？”

“我？呃……我叫宝宝，简称阿宝。”阿宝这个名字是大哥小时候给自己取的，这不算撒谎吧？天朔有些心虚地想。

“宝宝？呵！好可爱的名字，那我就叫你阿宝吧。”伊洛好笑地点点头。“不过这个名字很陌生，我想你应该是那位矢国公主身边的人吧？听说玄阳公主这次来夏国，身边只带了一个贴身侍婢，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凤仪宫。”

天朔一边拼命忍住笑，一边将头扭过去不看，以免自己忍不住笑出来可



就露馅了。过了一会儿好不容易平息下来，脸上的红潮却隐约可见，“对了，我就住在凤仪宫，有空可以来找我喔，反正迎亲的仪式要持续好几天的。”

伊洛微笑着摇摇头，“那里是矢国使节的住地，我怎可随意出入。”

“没关系没关系，你只要说你找阿宝，没人敢拦着你。”如此一说天朔急忙摆手，一不小心差点就说谁敢拦我玄阳的客人。

听到她心急地辩解，伊洛万分好笑，真是个好可爱的女孩，就如她的名字。却不曾想，他这不经意的一笑，便映衬得连他身后的繁星万点也瞬间失去了光芒。那一刻，天朔被他深深吸引了，柔荑轻轻抚上他的面庞，不由自主地缓缓靠近，好想浅酌一下那如樱红唇的清香……

却突兀地被一声严厉的女声给惊吓，“大胆女子，不得对殿下无礼！”

天！天朔差点没被这一惊给掉到水里，急忙回过头去，她是谁？

没等天朔看清来人，只觉得眼前红衣一闪，一个面容清丽的佳龄少女便已挡在自己和伊洛中间，俨然一只护雏的母鸡怒视着眼前这个试图对伊洛图谋不轨的人。

“冰儿，不得对客人无理，她是玄阳公主身边的人。”不明真相的伊洛还傻傻地为天朔辩护，直叫冰儿又气又无奈。

“殿下，您知不知道，要是冰儿再晚来一步，你就叫这大胆女子给……她！”冰儿指着天朔一时又羞又恼，余下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

被冰儿这么一说，伊洛这才有了觉悟，刚才只感觉到她突然的靠近，后来因为被冰儿一叫便给忽视了。这下一思索，顿时明白了天朔刚才想对他干什么，当即红透了脸庞说不出话来。

天朔本来因为被这个大胆奴婢给惊了一吓心里着实气恼，却因无意间瞥见伊洛那窘迫的一幕给消了气，“大胆奴婢，竟敢无故叫嚣，惊扰宫闱平静，实在是放肆！”

天朔一句怒斥可把冰儿给吓了一跳，好强的气势，不是说是公主身边的侍女吗？怎么这么厉害？这哪像个侍女，倒更像个主子！想到这里冰儿有些胆战地定定心神，偷偷斜眼向天朔看去。只见眼前的女子明如皎月、风姿卓越，那自一双蓝眸中所投射出的威仪浑然天成，略显稚嫩的眉宇间却隐约可见一丝王气！

本只是想教训一下这个大胆的小丫环，不想真的把她给吓着了，天朔暗暗忍着笑，侧头对伊洛说道：“我要后天才走，记得来找我喔！”说完也不理他会



怎么回答，直接无视冰儿的目瞪口呆扬长而去。

直到天朔走得看不见了，冰儿这才觉得先前那骇人的压迫之势有所消失，当下惯性地拍拍胸口呼出一口气，“吓死我了，她是谁啊？”见伊洛没反应，伸出个指头戳戳。

被冰儿这么一闹，伊洛脸上更挂不住了，索性佯装生气地说道：“我怎么知道，我又看不见，算了，现在我累了，扶我回去吧。”

一高一矮两个身影渐渐消失在深宫之中，风中扬起一阵暗香。

第二天一大早，夏国的宫门口是一片熙熙攘攘，几驾华丽的马车走在卫队中间，缓缓向着夏国的圣地，璃洛湖前进。

下了马车，天朔大大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还是户外好啊，刚感叹着，突然发现裙摆被什么东西抓住了，低头一看，正好和一双水汪汪的冰蓝色眼瞳对上。“伊莫，你怎么一个人跑过来了？”这孩子正是三岁的伊莫王子，在第一天到夏国的时候天朔就见过了，漂亮的小脸粉嘟嘟的，极其惹人喜爱。

温润的大眼睛看着眼前的漂亮姐姐忽闪着，小脸委屈成了一团，“母后说姐姐会陪我玩儿，让我过来找姐姐。”小孩子毕竟没有心机，天朔才一问就把实话给说了。

闻言天朔心下一声冷哼，原来你们商量了一晚上，就想出这么个烂计来对付我啊！天朔是何等聪明的人，她岂会不知道那群老头子心里在打什么算盘。在来夏国之前，她的暗卫们便已将夏国皇室的关系调查了个透彻，大公主雅兰是前废王后的女儿，二王子伊洛和六王子伊莫都是现任王后所生，因伊洛天生残疾，故而伊莫才会与大公主并列成为王位的候选人。

眼下要与矢国停战，必须送一个质子过去。很显然，大公主雅兰已经从政多年，在朝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六王子还年幼，要等他长大还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如果送伊莫到矢国成为质子，显然比雅兰更合适，毕竟雅兰可比三岁的幼子要有用得更多。当初父王之所以决定由天淇迎娶雅兰公主，也就是考虑到先抽走他们的一股中坚力量，给他们留个名义上的王位继承人。

从今日的情况来看，夏国应该是想走感情路线，故意指使伊莫来接近自己，赢得自己的好感，这样只要是矢国改变主意的话，他们就可以顺水推舟，既不得罪矢国，又可以保住雅兰。

想到这儿，天朔本就清丽的脸上更加浮现一抹甜美的笑意，俯身拉起伊莫的小手说道：“伊莫，那姐姐带你去湖边玩怎么样？”



“好啊好啊！”见天朔没有拒绝自己，伊莫可爱的小脸上顿时神采奕奕，主动握住天朔的手，跟着她往前走。

此时，站在远处的夏王后总算松了一口气，似乎这个玄阳公主还是比较喜欢自己的儿子。想到这儿，不由地又回过头用哀怨的眼神看了一眼自己的丈夫，如果不是人家都打到家门口了，她怎么舍得牺牲自己的儿子？当初传来消息说矢国选了大公主雅兰的时候，她松了口气，可没想到王和大臣们都一致说应该留下雅兰对夏国当下更有用，如此一来，只有牺牲伊莫了。

美丽如同仙境的璃洛湖，好似一位端庄秀丽的少女，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隐藏在一片水雾迷蒙之中，排成长队的朝拜者和教徒们正虔诚地在湖边跪拜，嘴里还念念有词的说着乞愿的话。

“姐姐，你知道吗？这里的人们有好多是在为哥哥许愿呢！”伊莫奶声奶气地向天朔夸耀着，眼中流露出一抹自豪和对哥哥的崇拜。

“哦？”天朔疑惑地一扬眉，这个她到没听过，“为什么啊？”

见天朔被自己的话勾起了兴趣，伊莫眉眼笑得弯弯的，得意地说：“因为百姓们都很喜欢哥哥啊，他们说哥哥是璃洛湖之雪！在我们这里，百年难得遇到一次雪，即使下了，也只在璃洛湖可以见到，璃洛湖之雪，是极其珍贵和神圣的，被百姓们看成是圣洁之神的化身喔，所以大家来拜祭神灵，也不忘为生病的哥哥祈祷，希望他早点健康起来。”

被伊莫这么一说，天朔这才注意到果然很多百姓不仅在祈祷的时候偶尔会念到伊洛的名字，甚至不少树木和岩石上都系上了许愿的带子。

“璃洛湖之雪吗？只可远观而不可近析的存在呵！”天朔的视线渐渐投向远方那片烟雾迷离之处，昨夜那精灵一般的身影再次浮现在眼前，他的一颦一笑竟是如此清晰，“伊洛，如果雪是能够抓住的，那我就用瓶子做容器，让你做瓶中之水，从此只属一人！”

突然，天性警觉的天朔只感觉到背后袭来一股杀气，人群也顿时喧闹起来，不敢在人前使出轻功，只得凭借自己灵敏的身手迅速向右一闪，眼前光芒一闪，一支刚劲有力地箭正笔直的射向自己。

眨眼之间，天朔已经在心里精确地计算出了箭的速度和偏离方向，冷笑一声，老家伙，既然你不老实，那就别怪我不客气，让你偷鸡不成蚀把米！瞬息之间，天朔以常人根本看不到的速度和角度，巧妙地移了位，然后恰到好处地将伊莫给